

《派翠安那其 P

五、

△醫生的臉大概 70 多歲

醫生：樂園，是個不合法的地方。

在那裡死去的人不會火化，也不會安葬，屍體，不會在有光的地方被分解。

這是我目前知道的所有事情。

父親：你知道的更多。

醫生：你問。

父親：你為什麼能讓我看到？難道你也死了？

醫生：你在樂園裡賺太多了，本來我和我女友和女兒們，大家日子過得好好的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想拿錢去變性，死在手術台上。

你想說報應對不對？

父親：對，也不對，做了逆天的事通常下場淒涼，還你女友呢。既然你們沒結婚，我還是她 丈夫。

醫生：你老婆很浪。

父親：操你個人妖王八醫生，你就是那個陌生的聲音，我記起來了。

醫生：為了她，我上了年紀才去變性，她想來想去，還是覺得應該跟男人過日

子。

我被我的愛情殺了。

父親：而我被你殺了。

醫生：說到底，我們兩個也都老到該去死了，無所謂誰殺了誰。

人類，能活過 50 歲就是違反自然了，而我卻一直在做這些違反自然的事；

我對我職業的恨，超過對我父親的，他甚至用「女醫師能破除父權體制」這種話術慫恿最後依然成為一名醫師。

父親：你懂全部的醫學嗎？

醫生：當然不可能，不過你問。

父親：我在樂園的那個女友說，每次當我氣管被操的時候，看起來都很爽。這種歪理，你能解釋嗎？

醫生：那就要從為什麼我想把你氣切說起了，你知道嗎，有一次我們用濕毛巾玩你。只有我跟她，屬於我們的戀愛小遊戲，我們悶你的臉，一分鐘，兩分鐘，最久兩分半。我發現，你的窒息反應是勃起，只要開始窒息，你就勃起。

你真的，一點感覺都沒有嗎？

父親：昏過去的時候，感覺這東西，我留不下。

醫生：它從來沒有像做春夢什麼的讓你記住？

你最後一次勃起是什麼時候？

父親：60 多歲，也就是 20 幾年沒有過了。

醫生：為何記得那麼清楚？你正在做愛？

父親：不，我發高燒，服藥之後入睡之前，我硬了。那感覺真好。

醫生：那你還記得第一次勃起的時候嗎？

父親：記得呢。第一次勃起的時候，家裡的大狗大清早的舔著我的棒子，把我舔醒了。我躺在床上，看著它舔呀舔，感覺就越發刺激。我好像什麼獻祭給神明的牲禮那樣，擺在自己的床上供著，然後狗正在使用著我，像是神一樣。

醫生：獻祭，似乎是農業革命之後才出現的，人類把還沒吃完的東西獻給神；彷彿儲存食物是一種罪。

父親：吃掉我吧，那時候我心裡想。我爽到恨不得屌就被它咬下來。

醫生：聽起來不錯。

感覺上，你有能力回憶起在樂園裡發生的事了。

父親：我要記起來幹什麼？現在找出誰殺了我才是最要緊的事。

醫生：別執著了。你沒人殺也不能活多久。

說到底，你病了之後就一塊爛肉，活著要幹嘛？

要幹嘛？

你看你，根本答不出來。

父親：吃掉我吧。

△父親的臉潮紅、愉悅，喘息著。

父親：吃掉我吧。

醫生：你怎麼了？

父親：請求你，醫生。我想停止。

請吃，把吃掉吧。

醫生：停止什麼？

父親：停止讓我待在第一次勃起那個早晨。

醫生：可是你看上去爽翻了！

父親：你不知道，我現在他媽的跟個娘們一樣，真害臊。

慢慢吃，盡情吃吧。

女人才會說這些話，多害臊。

醫生：在樂園裡，你就是這個賤表情。

記起來了嗎？

其實，你很樂於獻出自己的。

父親：還是不能說我記起來什麼，只是，現在這樣的感覺離我好近好近。我只有那一次，年輕時的那次有過這個念頭。吃掉，請吃掉我吧。

醫生你想辦法，我求你了。

醫生：你很樂於獻出自己的，你這輩子活錯方向了，我們幫你找到。

在樂園裡，真的沒有一次勃起時醒過來的嗎？

父親：沒有。

醫生：拜託你邊爽邊回想。

父親：為什麼？

醫生：你將成為樂園存在最有力的辯護，或者說，更深層的意義。

父親：吃掉我。

醫生：動腦，別在沉溺在那個春夢裡了。

父親：我呀，就算醒來也睜不開眼睛。更何況我早已分不清時間。我記得，在醫院裡我昏過去，之後胸口有過劇烈的按壓，那感覺很快又不見了。

醫生：我們沒人幫你 CPR，這是你正在被人操的記憶，大家都跨坐在你胸口上操你。然後呢？

父親：我就覺得好舒服，雖然我想我應該要死了。原來，這些事情不是我在醫院裡的最後一天，而是整整半年！

醫生：喉嚨沒事？什麼感覺都記不得？

父親：你們說我氣管被操著，還是什麼窒息，我沒感覺到。

醫生：媽的。

可能是窒息感產生了什麼腦內啡之類的吧，又或是你本性如此，受不了苦。

父親：讓我受苦是在情理之中的。

醫生：但卻根本沒發生，早知如此，就該用你身體玩些別的。

忘記告訴你，樂園是為我父親開的。

父親：他也打女人？

醫生：沒有，但他成功支配家庭裡所有人的一生，就如同我，我媽，我弟。我們家所有人。我，花了十年的時間讓他罹患第二型糖尿病。在樂園裡，我讓媽媽天天掌他的嘴，臉頰被打破了就用抗生素醫回去。如此周而復始，花了五年的功夫，終於他的臉爛到無藥可醫。這輩子最愛的臉皮，被我們玩掉了，到後面幾個月，我們光是輕輕摸他的臉，他都無比劇痛。顴骨、牙齒全都暴露在外面，我們天天給他照鏡子，天天告訴他，他的孩子們現在怎樣出人頭地讓他有臉面。

△醫生的臉可以慢慢轉變為臉頰糜爛脫落的樣子。

父親：所以這個樂園是你開的。

醫生：是的。

你看起來，已經不在春夢裡了。

可就是，也只能這樣了。

父親：我沒受苦到，你釋懷了？

醫生：是的，我們依然做不到讓男人臣服。

讓你痛，又讓你爽，讓你想過這樣的日子。

父親：那台樂透機，不是臣服了嗎？他還說他喜歡我。

醫生：那都是迷幻藥的藥效，靠藥物的不算，甚至什麼他是女人，也是藥物帶來的說法。

沒人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喜歡男人。

他跟你說他跟男人結婚，對不對？

父親：是呀。

醫生：就是那個男人賣他到樂園來的。他是個好父親，晚年跟子女出櫃，受到子女祝福；沒想到遇到一個隱瞞負債的賭徒來騙婚。

我想我真的釋懷了。

父親：是嗎？

醫生：畢竟你沒真的殘害過誰；這樣看起來，我送你進樂園，純粹是因為我愛她，而你欺負過她。

父親：可是我還沒有。我如果我必須用受苦贖罪，憑什麼是陌生人來弄我？我的家人真的全沒到樂園看過我嗎？他們如果恨我，不應該是把我丟掉眼不見為淨吧？

我問你最後一個問題，他們有來嗎？

醫生：說到底，你一直在那邊找殺了你的兇手，其實最想知道的還是我女友在不在乎你。關於這個問題我其實有答案的。

父親：說吧。

醫生：不要。

父親：說啦，告訴我。

△妻子進，妻子可以是演員全肉身。

妻子：我來說吧。

父親：老婆，你看我還記得你，年輕的樣子。她就不可能做到！

妻子：最後是我殺了你。

父親：太好了，謝謝你。

妻子：不是想聽？你要我說嗎？

醫生：告訴他寶貝，那天我也在場。

父親：說給我聽，我不管了！

妻子：我去樂園多半會玩其他設施，包括你女友，哈。對，設施，我已經忘了你是誰了。那天，有個男人剛上完你，他說你在笑。我心想，我忘了你忘到連你笑起來長怎樣我都忘了。所以我去看。不看還好，一看，他媽又記起那張羞辱我 40 年的賤臉！

父親：我眼睛有張開嗎？我有看到你嗎？

妻子：去你的不要插話！

你看，氣一斷掉我就忘了要講什麼。

醫生：直接說結尾好了。

妻子：我一拳往你喉嚨的痛揍下去，那男人的精液黏在我手上，他還跟我道歉，超好笑。把你整理完之後呢，我接著一拳又一拳，一拳再一拳，右手累了，我換左手。突然，「喀」一聲，原來我把你脖子上的肉都揍沒了，一不小心，你頸椎斷了。

△父親、醫生漸漸消失在場上

妻子：我心想，我還沒揍夠本你怎麼就死了？本來應該越打越解氣的，想到這個我就更氣！你真好心被我打死，你真夠好心，你以為這樣就還完了是嗎？你真當這樣就能彌補過去所有的事？我要繼續，我往相同的地方繼續，我揍！揍你！揍你！有必要我吃飽睡飽明天繼續揍你。後來我發現，我不需要語言了，每出一次拳頭，每一聲「砰」都讓我好平靜。我要像機器那樣揍你脖子，不需要理由，不需要情緒。揍呀揍，揍呀揍，直到最後拳頭上沾著的血肉，被床墊

擦乾了，這才發現我挨斷你整顆頭。

大家看著我，我看著大家，好尷尬。我只好把你的頭高高舉起，站在你的床上說：

「這個男人，『生前』是個渾帳！」